

电影文学剧本

红色花朵

李鍾淳 著 蔡荆 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影文学剧本

红色花朵

(想想当年)

〔朝鲜〕李 鐘 淳 著

紫 荆 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리 중 순
그 날을 생각하자

据《朝鮮文学》1963年6月号譯出

紅色花朵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含章寺12号)
財經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開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張2 $\frac{3}{4}$ 插頁2 字數:47,000

1964年8月第1版 196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4,000册

統一書号: 10061·207

定价: 0.33元

內容說明

小学生鎮石，因母亲自幼双目失明，他得不到照顾，以致性情乖僻，学习落后。女教师日福耐心地對鎮石进行工作，收效甚微；在多次家庭訪問以后，了解到鎮石母亲的失明，是幼时受到地主残害的结果。女教师通过这一了解，不仅使自己受到了阶级教育，而且以此教育了鎮石和全班同学。她像母亲一样照顾着鎮石，而且大力設法治好了鎮石母亲的眼睛。重見光明的母亲，第一次看見了自己的已經变成了优秀生的儿子，而更重要的是，第一次亲眼看見了产生像日福这样的女教师的社会主义社会。

电影剧本通过对女教师精神面貌的刻画，鎮石的转变和母亲的命运，将塑造千里馬騎手形象和突出新旧社会对比的双重任务，有机地結合了起来。

教员办公室。

办公桌上，台灯明亮。

一位年轻的女教员，在专心致志地批着学生的考卷。

她，一头浓黑的美发，鼻正唇红，额颊丰满，脸庞既可爱又给人一种端庄之感。

她在考卷上用红墨水打了个“5”分。

她继续看下一份考卷。她聚精会神地审核考卷上的乘法题和除法题，看答得对不对。她在第一道题下划了个叉号。第二道题也答错了。

她理了理掉落到额前的发绺，紧紧地闭拢嘴唇。她在第三道题下又划了个叉号。以下的几道题，同样也都答错了。

她在这份考卷上，用红墨水划了个大大的“0”。

她把批看完的二十多份考卷，重又翻阅了一遍。5分与4分的考卷很多，3分的也不少。

她特别翻出了刚才那份 0 分的考卷。她叹了口气。这是教员的叹息！她的目光在寻找答这份考卷的学生的名字。这个学生名叫：李鎮石。她那微顫的手，久久地久久地撫摸着这三个字。

台钟标示着时间已近十点。

窗外是大都市的繁荣夜景。

她，继续给考卷批分。

过了一会，有个身穿西服的中年妇女走入。

“你还在工作？不走吗？！”

中年妇女走到女教员身旁，从桌上拿起考卷来看。

“为了了解学生的水平，我让学生参加了一次临时考试。”

女教员从座位上站起，复又坐下。

“噢！是这样！考得怎么样？”

中年妇女边翻看考卷边接着说：

“日福同志！开学的时候，你曾经下定决心，要使四年级四班成为四年级的最优秀的班级。怎么？得 3 分的怎么这样多？”

中年妇女看到很多得 3 分的考卷，不由得大为吃惊。

“我想，只要我肯努力，这些 3 分，是可以消灭得了的。我有这样的信心。”

日福从座位上站起来。

她把得0分的那份考卷找出，递到中年妇女面前。

“教务主任同志！请您看看这份卷子。这是个刚转学过来的学生。他的成绩这样糟糕，怎么办才好呢？我真担心开学时我所作的那个保证很可能兑现不了。”

教务主任接过李鎮石的卷子一看，也有同感。

“李鎮石！是不是那个不久前从三锡转学过来的学生？”

“是的！转学过来的那一天，孤零零地就他一个人来到学校里。他的父亲在战争中被敌人炸死了。可是，他的母亲那天难道不该陪他一起来吗？”

“可不是吗！做家长的也太不关心自己的子弟了！哎！这个学生的鉴定书，我给你了吧？”

“给我了。在我这儿。那份鉴定书完全是一种形式。不是我责怪人家，写鉴定的人可真不负责任。您请看看！”

日福从抽屉里掏出一张纸，交给教务主任。

“说真的！这不过是把升不了级的孩子往人家学校里一推完事罢了。这里只写了：性情暴躁；贪玩爱闹；家长不管。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把留级的学生升了级呢？难道为了把自己的学生推出去，就可以这样做吗？”

日福抑制不住气愤，竟提高了嗓音。

教务主任听了日福这番话，又把视线停在李鎮石的

考卷上。

“的确，这个学生该留在三年级学习。日福同志！你看，怎么办才好？”

教务主任注视着日福。

“不是班上不应该有留级生吗？我想，就那样办吧！”

“日福同志！你得照开学时的保证做呀！你这个班级的学生必须都成为最优等生。鼓起勇气来吧！树立起一个榜样来。”

“是啊！我也为这一点很不安。那些得 3 分的学生，是我去年教过的，我有信心提高他们的成绩。只是这个孩子……今年读完了，他就该毕业的。在这一年里，怎样能一下子就把他的成绩变成最优秀呢？想到作出的决定很可能兑现不了，我最近真不知怎样办才好。”

“照我看，这孩子长得还挺聪明机灵哩……”

教务主任回忆着李镇石给她留下的印象。

“可不是吗？我也想再考虑一下！”

“希望你不要忘记开学时所下的决心。”

教务主任注视着日福。

日福没有回答。她顺手拿起桌上的考卷复又放下，不知如何是好。

晴朗和煦的春天。

校园里鼓声咚咚。初中班的学生在进行分列式操练。

在另一个角落里，小学四年级四班的学生们排好队列，等候着自己的老师。

教员日福走近他们。学生们互相看齐，纠正姿势。

“老师！卫生检查完毕！”

分团委员长尹虎永向日福恭敬地报告。

“分团第二班，有两个人掉了钮扣。鑽石连红领巾也没戴。”

日福注意地看着站在第二排的学生们。

站在排头的少年，上衣最下面的一颗钮扣不知去向。

“斗天！别忘了你是分团的班长。老师的话，你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我来的时候，钮扣还是好好的，刚才玩了一阵，它才掉了。”

斗天从口袋里掏出一颗钮扣，递给老师看。

日福微笑着点了点头。她走过去为他戴正了帽子。

接着，分团二班的少年接受老师的检查。

都合格。只是站在排尾的一个学生，没戴红领巾。这个少年，长得漂亮可爱，两只眼睛晶晶闪亮。也许是太淘气了，他的帽簷掉了一个角。当老师走近他时，他瞥了老师一眼，嚥下一口唾液。

“你为什么没戴红领巾？”

“……”

“快回答我！”

老师的目光很是严峻。

“我忘了！”

老师从头到脚打量着镇石的装束。越看，越觉得不顺眼。

这个少年，上衣掉了三颗钮扣。袖子和裤裆上，有用白线补过的补丁。补丁补得很粗糙，似乎不是女人补的。

日福面对着镇石这种衣冠不整的装束，心里在想：“这样个淘气包，一年之间能变成最优等生吗？太费劲了！不！简直不可能！”

日福的视线移到镇石的露出了玩具棱角的裤袋上。

“你裤袋里装的都是什么？给我看看！”

镇石从口袋里掏出了两把玩具手枪，一撮大大小小的铁钉，还有橡皮筋、小刀、石块等。

“你用这些干什么呢？”

“战斗！”

镇石爽直地回答。

“你是不是想用这些来射击同学们和姑娘们？”

“……”

镇石没加回答，只是笑了笑。

“要是玩打美国鬼子的游戏，那倒很好。知道了吗？”

“知道了！”

“把石块扔掉。其余的，装进口袋里！”

鎮石按老师的吩咐做了。

日福重又走到学生们面前站定。

“还有没有掉了钮扣和掉了帽簷的？”

“沒有了。”

学生们一齐回答。

“那么，鎮石和斗天留下，其余的解散吧！”

学生们一哄而散。鎮石和斗天留了下来。他们出神地看着向他们走近的老师的面。日福的手里拿着几颗钮扣和縫补衣服的针线。

少年军乐队演奏着轻快的吹奏乐。

运动場上的分列式操练，仍在继续着。

金达菜绚烂地开放在花坛里。

花坛后面的教室里，传出了一个女人朗诵诗的声音：

当山中百花开遍，

当金达菜开得无比鲜艳，

同志們啊！

別忘却過去，

讓我們牢記普天堡烽火高燃的那天。

教室里。

讲台上的花瓶里插着金达莱。

崔日福继续朗诵诗：

元帅跨过了鴨綠江，

元帅来到了可爱的祖国土地上，

他折下一束金达莱

交給隊員們都聞聞花香。

啊！在每朵金达莱里都散发着祖国大地的
芬芳。

日福把花瓶里的金达莱交给学生们。从最前排到最后排，每个学生都分到了一枝金达莱。

学生们喜气洋洋地把花枝凑近鼻子，闻着花香。

一朵金达莱，

一枝金达莱，

哪能有这样浓郁的香气？

这样浓郁的花香，

原来是发自立志光复祖国的元帅。

学生们的视线都集中在朗诵着诗歌的老师的身上。
这一对对眼睛都闪闪有光。

日福朗诵完诗歌，把茂山地区战迹图挂在壁上。然后，在黑板上认真地写了三个大字：金达莱。

学生们不约而同地翻开语文教科书。

只有李鎮石沒翻开书，却插了一下跟他坐在一起的方斗天的腰。

“你干吗？”

“我告诉你，听说，元帅闻过金达莱花香后，杀死了很多日本鬼子。”

说完，鎮石又把金达莱凑近鼻子，狠狠地吸了一下香气。

“你知道日本鬼子长的是什么样吗？”

斗天戳了一下鎮石的鼻梁。

“我在电影上看过了。瞧！鬼子来了！我要打死他！”

鎮石掏出玩具手枪，瞄准坐在前一排的学生的后脑勺。

“打谁？”

“分团委员长。”

“去你的吧！”

斗天按住鎮石拿着手枪的手。

“让开！”

鎮石甩开斗天的手，嘟囔着。

“你神气啥？我告诉老师！”

鎮石正要射击，却碰上了掉转头看着他的虎永的视线。他心一慌，“子弹”不知不觉飞出了枪膛。

“嗒！”

射出的小石子打在黑板上，然后刚好弹到了正在擦黑板的老师的脸上。

日福闭了闭眼睛。

“是哪个孩子这样淘气？会不会又是鎮石？……要不，是谁？”

她按捺住心头的怒火，继续擦黑板。

但是，教室里却暗笑声四起。

“鎮石！”

有个学生叫了一声。

日福听出是分团委员长的声音。

日福放下黑板刷，慢慢转过身来。所有的学生都正颜端坐看着老师。只有虎永站起，目光凌厉地盯着低头坐着的鎮石。鎮石身旁的斗天，脸胀得像红萝卜一样。

虎永发觉老师转过了身子，连忙坐回位子上。

教室里靜得不能再靜。

“鎮石！是你干的吗？”

“……”

“站起来！”

日福的声音很严厉。

鎮石低垂着头从座位上站起。

“收起你的书，回家去！”

鎮石一动不动地站着。

“快点！”

日福的嗓门提高了许多。

鎮石沒法，开始收拾书包。

“把你那支手枪交给我！”

鎮石背着书包，慢慢向前走，他把玩具手枪放到讲台上，然后止步不动。

日福看到了：一串串泪珠，掉落在垂头站立着的淘气包的脚前。怎么办呢？……这样的時候，必须严格才对。就是为其他学生着想，也得严格点。

“快出去！”

她大声地说。

鎮石转过身，走出教室。

日福也转身对着黑板。她无心拿起黑板刷。

她听到了身后传来的开门和关门声。她也听到了从走廊上传来的脚步声。脚步声渐渐远去。

教室里鸦雀无声。

学生们的沉思的眼睛，凝视着老师的背影。她还在不住地擦着业已擦得干干净净的黑板。

翌日。

还是在那个教室里。

学生们都在做算术题。老师踮起脚尖，轻轻地在课桌间走着，生怕脚步声妨碍学生思索。

日福在空着的李鎮石的座位旁停了下来。她侧首看着斗天正在演算的算术作业。斗天看了看老师的脸，继续演算着。

日福的目光打量着鎮石的那张满是伤痕的课桌。在课桌上那些杂乱无章的线条间，可以看清三个刻得稚拙的字：李鎮石。

又过一天。

上课钟响了。

日福走进教室。

学生们一齐起立迎接她。她答礼后，学生们坐回自己的座位上。

日福环顾室内。只有一个座位空着。她有些不悦。她看了看学生们的脸庞，又向独自坐着的斗天那个方向看去。

“我对鎮石的处罚好像是过分了！……”

她这样思索着，没立即开始讲课。

“鎮石没来吗？”

“没来！”

“为什么今天还缺席？”

“……”

日福感到了几十双学生的目光，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她觉得这些眼睛都似乎在审查自己的一举一动。

她小声地咳了一声，镇定住自己的不安的心情，然后开始讲课。

在走廊上。

“顺姬同志！”

教务主任叫住一位女教员，走到女教员的身边。

“你考虑过了没有？我是说关于帮助日福同志的问题。”

“我还没考虑成熟。”

顺姬有些慌张。

“我们得快点帮助她。日福同志的第四班必须成为最优等的班级。日福同志的决心，你们的教研组已经公开作了支持，现在该全力帮助她了。”

“那是当然的。”

“这是那个班的学生的考卷，你看看吧！”

教务主任把李镇石的得0分的考卷交给顺姬。

顺姬看了看，陷入沉思。

教务主任热情地攀住顺姬的肩膀，一起走向校园。